



倾听坚硬中的静与柔软

□ 侯建臣

我喜欢回到自然,比如坐在崖壁之上听时间断裂的声音,比如走在细沙小路之上感觉渺小与平凡,比如与一池清水对视感觉静下面的深邃,比如坐在一片干枯很久的湖面中间,任风把那些瘦弱的杂草吹动,让自己的心在那一刻陷入绝望……

是的,我喜欢这所有的一切。我还喜欢深入某一种“核心”,看地火安静下的漠然与积聚后的狂放,并等待那个山崩地裂的时刻。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我还是更喜欢静啊,有一种静让我如一缕轻烟,只按自己的方式飘动,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有一种静让我如一个空壳,只发出一种无意识的声音,然后如叶片一样飘落;有一种静让我变得柔软到贴近了空气,并变成空气的一部分,那样的时候,我已经变得无“我”,或者是一缕轻烟,或者是一粒尘埃,或者是一丝空气,或者是一片蝉翼,或者只是晨露掉落时那溅出的一小点一小点微弱的水声……

有一天我看到了那种静。又或者我并不是看到的,而是那静用它自己的方式慢慢地流入我心底深处的某一个地方。

那是一个人的雕塑。

在大同工艺美术界,没有人不知道李志正,也没有人不知道他的雕塑作品。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用心参悟,用神体会,用手实践,李志正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

雕塑家,并拥有了高级工艺美术师、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会员等众多头衔。然而无论李志正老师头上有多少光环,我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了一种从心底流淌出来的静与安详。是的,似乎只有这两个词更能概括他的那种意境。

李老师雕出来的大佛,目光低垂,厚唇微启,饱满和润的脸上含着浅笑,似在微语,又像是聆听,周围一切都是静的,阳光、空气、水……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种“静”里变得纯净而祥和。当然,这种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静”,而是源于心灵的静,发乎自然的静,且是十分纯粹的静。

从此我喜欢上了这雕塑,也喜欢上了这种静。

后来认识了李志正老师,原来他的身上就有一种“静”。

李老师说过:“柔是生的法则,人法自然就是要守柔,守柔曰强。面部及身体的造型高度概括、刚柔相济、洗炼简洁到极至。这正如一位建筑大师讲的‘简洁就是丰富’的道理。”

守柔若强,大道至简,没有经过生活的锤炼,不会体会到这样浅显却又深刻的道理。童年时父亲的特殊遭遇、少年时母亲和姐姐的离开、青年时遭遇的特殊灾难

……生活用超强的高温严酷地锻打着李志正老师,他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也用坚强回应着生活。他不满足于在矿井里爬上爬下,有一天拿起了画笔,想把心灵深处的世界万物描画出来;不经意间走进云冈,云冈佛的神韵让他体会到一种独特的境界。“在临摹研究中,时间长了像是进入了一种磁场,犹如打座,屁股仿佛着了地,但又坐得特别稳。在创作过程中,学会了欣赏美、追求美,完美了人格,明白了人生的指向……在创作过程中,已不是在做手工,而是在修炼心性,力求进入先贤的理想境界,完成传神形象,告慰先贤在天之灵。”

因为进入了某种状态,李志正老师的雕塑总是与众不同。他雕出的弹琵琶的仕女,长裙飘飘,专注地弹着琵琶,形似在动,却飘逸着静态的美,看之总觉得柔美的乐声在天地间萦绕,让人生出无限遐想。他所雕塑的英雄,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比如女娲,即便是做一件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事情,补那头顶上有了破洞的天,也充满了柔性,充满了温暖,充满了一个人从心里流出来的善与真。补“破”天是艰难的,但从李志正老师的作品《女娲补天》能感受到一位母亲举起“补丁”时的不急不躁与洒脱从容。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拿腔作态,人类共同的母亲说着话或者只是哼着我们熟悉的小调,就完成了“补天”

壮举。看完了这个作品,你忍不住会抬起头来看看高远的天空。天空湛蓝,你会感觉到天空所有的蓝都是女娲修补上去的;或者天上有云,你会感觉到在那云下正有一个曼妙的身子举着双手,慢慢地向上,慢慢地向上……

李志正老师的雕塑作品神韵皆备,自然大气,他创作了《祈福》《运转》《铁牛的传说》《云中伎乐图》《清风朗月》、云冈佛头造像、云冈飞天浮雕造像和大同华严寺辽金造像系列等。作品曾获轻工部一等奖、全国旅交会二等奖、香港专刊金奖、全国展览奖、省优秀设计奖等。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因为有追求,李志正老师在成年累月的“悟”与“磨”中提升了品格;因为不断地追求,他把他的感悟融进作品,让人感受到了美也感受到了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幽远而又切近的“净”与“静”。

而我每每看李志正老师的作品,不像是看,更像是在听,倾听那些坚硬中的静与柔软。



秋阳下的快乐

儿时,每到秋天,秋蛉儿和揪老根儿就是这个季节馈赠给孩子们最好的玩具和礼物。

秋蛉儿是昆虫。身体绿色,或褐色,腹部大,翅膀短,善于跳跃,爱吃植物的嫩叶和花,眼睛像两颗黑色的明珠。它爱唱歌,炎热的中午唱,静谧的夜晚也唱。那像是滑轮的响声,很不引人注意,又像是干皱的薄膜隐隐约约地窸窣作响。在这干哑而连续不断的低音中,时不时发出一阵非常尖锐而急促、近乎金属碰撞般的清脆响声,这便是秋蛉儿的歌声和乐段。

那时,我们经常在同院大哥哥大姐姐的带领下去城外庄稼地或御河边的草丛中捕捉秋蛉。再后来,我们同龄的小伙伴结伴去文瀛湖处也能捉到秋蛉了。就在文瀛湖附近的大沙沟边,就能听到一声声秋蛉的叫声,那声音好听,悦耳响亮。我们凭借声音定了位置,边走边翻草叶细细寻找。忽然就能看见一只绿油油的秋蛉趴在草叶上,如此反复,只一会儿工夫,七八只秋蛉儿就逮到手了。后来,我们还用秫秸秆皮编制了好几个秋蛉笼子,大伙相互切磋,把小笼子越编越精致。把捕到的秋蛉儿放进自制的小笼里,内铺一个布垫,上面放上几片大白菜绿色的叶子,这就是秋蛉儿的家了!

逮秋蛉儿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玩秋蛉儿是每个孩子都经历的童年往事。小时候,一过立秋,大同城里的小巷口就经常会出现卖秋蛉的。小贩们在城外田间草丛中,寻声捕捉鸣叫的秋蛉儿,装在大笼子里。回到家,用秸秆或麦秸编成各式各样的小笼子,在封口前把秋蛉儿放进去,一只笼儿装一个。再把这些小笼子串

挂在一根长木棍上,走街串巷,几十个秋蛉儿一齐叫唤,那叫一个热闹,把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少爷们吸引出来,围着品评、挑选。人们选择秋蛉儿时是要有眼力的:首先要全须全尾儿,叫声悦耳的,其次是颜色正、品相好的。依个人的喜好选择,还要挑个头大,欢蹦乱跳的。秋蛉儿越是活泼爱动越有人缘。买秋蛉儿一般都是买两个,成双成对,首先双数是吉利数,其次两只秋蛉儿做伴,可以相互嬉戏,叫得更欢。买回来挂在藤萝架或房檐下,秋蛉儿的鸣叫成了四合院的天籁之声。

而随着秋风扫落叶的日子到来时,就是大同孩子们玩拔老根儿的好日子,小孩儿专捡大片的老杨树叶,捋掉枯黄叶片只留半干的叶柄,如此成为两个孩童相互较量的玩具——掰老根儿。双手捏紧一根老根儿的两端,两根老根儿相互勾搭在一起,各自用力,老根儿被拉断的一方认输。

有的老根儿可以“御敌”众多而毫发无伤,它被孩子们尊为“宝根儿”。其中的秘笈除了植物的自身因素外,主要是看自我“闷制”老根儿的本事了。所谓“闷”就是把老叶根儿放在鞋里捂着,虽然难免有些酸臭,但如此而得的老根儿韧劲最强。也有人说用盐水泡过的老根儿有韧性,还真有人如法炮制,但据说效果一般。而当时,为了得一支“宝根儿”,我不惜用自己心爱的花杆铅笔找同学换,大胜一场后就将它塞在臭球鞋里,十天八天任凭它硌脚也舍不得丢掉。

如今孩子们的玩具哪需分四季,而且丰富多样,但是比快乐,过去循着四季“开发”出纯天然玩具的孩子们恐怕未必会输。

刘印军

随手拍大同



城里城外的秋意

兰子 健康 摄